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十九回 闖房間莽客怒生波 圓好夢良宵花解語

且說章秋谷同了客人來到陳文仙院中，聽得有人吵鬧。秋谷在外聽時，只聽見大房間內的客人高聲罵道：「我把你這班不知抬舉的奴才，你不過是個婊子罷了。咱們到你院中是照顧你的生意。你靠著誰的勢頭，竟把咱們糟蹋起來！房間裡明明沒有客人，你下著門簾不叫咱們進去，咱們是不給錢的麼？你的客人那裡去了？咱們倒要見見你這個客人是多大的來頭，難道縮著脖子跑了，咱們就罷了不成？」秋谷不聽猶可，一聽這幾句說話，不由的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霍地立起身來把紗馬褂脫去，搶前一步闖進房來。

看官，你道這個吵鬧的客人是什麼來歷，為何與文仙有意為難？原來這人姓金，名叫和甫，是個吳淞口炮台統領的兒子，平日間仗著他父親的勢耀，在外面無所不為。走到堂子裡頭，看中了這個信人，立時立刻硬要擺酒住夜，卻又是白吃白喝，一個錢也不肯拿出來。若有那個信人得罪了他，他一定要帶著一班流氓光棍尋事生非，把信人的房間打一個落花流水。以此北里中人聞著金和甫的大名，一個個心驚心痛。

這金和甫二三月間在聚豐園看見陳文仙出局，一身香豔，滿面春情，就如失了魂魄一般，一直跟到兆貴里。走進院中硬要擺酒，當夜就吃了一個雙台。依著金和甫，就要在院中住宿。文仙急了，慌與娘姨商量，叫相幫假做叫局，叫到後馬路董公館去碰和，方得脫身逃去，在隔壁花小蘭家暗聽消息。這裡金和甫一直等到一點多鐘，不見文仙回院，等得他意懶心灰，娘姨等把他千哄百騙的說：「先生代客碰和，一時不能回院，少大人有心照應，隔日再來末哉。」好容易把他騙出門去。自此之後也一連來過幾次，多虧娘姨寶珠姐知風識勢，諸事在行，把他敷衍過去。金和甫也漸漸曉得他們的意思，含怒在心，只是寶珠姐等人當面分巴結，扳不著他的錯頭。

到了端午晚間，金和甫有心尋事，帶了一班不三不四的朋友，喝得醺醺大醉，闖到文仙院中。文仙出局未回，娘姨等曉得秋谷要來擺酒，又經文仙吩咐把大房間留著等他，寶珠姐就把門簾放下。剛剛回轉身來，劈面撞著金和甫跟著一班流氓，一哄而上就要擁進房去。寶珠姐吃了一驚，連忙攔住和甫，陪著笑面，說道：「對勿住！金少大人，裡向有客人勒浪，只好先請客堂間裡坐歇，等客人去仔再調阿好？」

金和甫聽說內房有客，無可如何，只得就在客堂坐下。那些無賴立的立，坐的坐，挨挨擠擠塞滿一層。恰好文仙堂唱回來，見金和甫坐在客堂，無數短衣窄袖的人在旁擁護，心下大驚。明知今日金和甫安心尋釁，一定要打開房間，然而既然如此，也是無可如何；又剛剛走到客堂，已被金和甫一眼看見，躲避不來，沒奈何硬著頭皮，雙蛾緊蹙，勉強強強的走進來，叫了一聲：「金少大人！」便坐在旁邊，低頭不語。

和甫正要開口，忽然有一個帶來的流氓，走過來在和甫耳邊低低說了幾句，和甫登時大怒，問寶珠姐道：「剛才你同我說裡房現有客人，為什麼我來了半天，不聽見一些兒聲氣，分明房裡沒有客人。我也不管你們青紅皂白，我自己闖進房間看看，若是沒有客人，你休想安然無事。」說著，不由分說，跳起身來一擁進去，見果然沒有客人，更加火上添油，把文仙同寶珠姐叫進房去，問他什麼原故，把他不當客人。寶珠姐任是伶俐，到了此刻，也只是頓口無言。文仙被金和甫一驚一氣，不覺粉面通紅，蛾眉倒豎，索性橫了心腸，便冷笑道：「金少大人，耐末勿是做倪一個信人，倪末也弗是做耐一干子。客人付仔現洋錢定倪格房間吃酒，倪接仔俚格洋錢，自然只好留撥俚哩。比方耐少大人定仔房間要來請客，撥別人搶仔房間去，耐少大人阿肯答應格？」金和甫聽了怒不可遏，厲聲喝道：「別人吃酒有了現錢，你們就留給房間。咱們是沒有錢的麼？你好好的把房間讓給咱們，好多著呢！如若不然……」金和甫一面說著，一面早伸出一隻巨靈般的手掌來，五個手指就如胡蘿蔔一般，把文仙的衣袖一把拉住，兩眼圓睜，勢將用武。文仙只嚇得金蓮倒退，腳步踉蹌，幾乎放出哭聲來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見門簾一起，一條人影撲的穿將進來，直穿到二人身旁方才立住，也不開口，輕輕的把左手往金和甫臂上一格，金和甫不由得臂上酸麻，放了手連退幾步，一個鷄子翻身跌下地去。文仙定一定神，方才看見進來的是秋谷，不覺滾下淚來。秋谷不及溫存，揮手叫他：「快快躲開！這班人不要怕他，有我在。」文仙聽了，一愁一喜，愁的是恐怕秋谷受虧，喜的是秋谷既已到來，那班朋友辛修甫、王小屏等自然一同到此。修甫住在上海，本來結納官場，在租界中著實有些手面，不怕金和甫再起風波。便連忙一溜煙，同著寶珠姐躲到隔壁去了。

這裡眾無賴見金和甫被秋谷一掌打翻，便大嚷起來，一擁上前，先把和甫扶起，亂嚷道：「你是個什麼東西？好生大膽，竟敢打起我們少大人來！」秋谷微笑道：「不要說是少大人，就是老大人來，我姓章的也不是怕事的人物。你們這班奴才光棍，大膽的只管上來！」

金和甫從地上起來，跌得渾身生痛，氣得眼中出火。鼻內生煙，倚仗人多勢眾，指揮一群無賴，揎拳擲袖的蜂擁而來。秋谷不慌不忙把兩手往兩邊一分，把一班流氓就像倒骨牌的一般，「匹力拍六」，一齊跌倒。金和甫見此情形正在發躁，不防被秋谷當胸一把，揪住衣裳，擒了過來，就如一隻小雞一樣，就勢往地下一摔，摔得他「阿呀」一聲。秋谷一腳把他踏定，罵道：「你這個撒潑的奴才，你占了房間也還罷了，還敢不三不四的罵人！我看你這個樣兒，一定是外來流棍。你好好的替我滾了出去萬事全體，若有一聲不字，叫你進來有路，出去無門。」那金和甫被秋谷踏在地上，口中還硬掙道：「我是個統領少爺，你不可如此糟蹋。」秋谷哈哈笑道：「好一個營官公子，統領公郎，你供了家世出來，難道我就怕了你麼？你的老子既在上海統領營兵，你就該凡事敏跡，保守他的官聲才是。怎樣你在外邊這般胡鬧，不怕上司得著風聲，提參你的老子麼？你今日遇見了我尚且如此橫行，平日間在外的不法招搖可想而知的了。我就立刻寫信到一營，把你的惡跡說個明白，再托各報館上起報來，看你老子的統領可做得成做不成？」金和甫被秋谷一腳踏在地下，踏得渾身骨節酸痛非常，還想著自己是統領的少爺，姑且嚇他幾句，或是嚇退了，也未可知。現在聽得秋谷話頭利害，像是個大來歷的人，已是著慌，又見秋谷人才軒爽，舉止大方，一定是個宦家公子，知道今天脫不得身，卻又不肯折了志氣，出口告饒。

正在為難之際，恰好辛修甫等聽得秋谷將他打倒，恐怕秋谷一時不分輕重，打出事來，大家聯步進房。修甫一眼看去，就認得他是炮台統領金建屏的兒子金和甫……修甫與他同席幾回，所以認得……便連忙上前攔住秋谷道：「此人與我素來相識，你且放他起來，大家坐下，有話慢慢的說。」秋谷的意思本來不要打他，不過警戒他的下回罷了，見修甫上前相勸，順水推船，趁勢把腳一鬆，回身坐下。金和甫也從地下扒了起來，滿面羞慚，與修甫相見。剛剛坐下未及開言，修甫先攔住道：「你們今日的事情原是大家魯莽。你既然把房間占去，不該出口傷人，以致這位章秋翁忍耐不住動起手來。你雖然跌了兩交筋斗，幸而並未受傷。據我看來大家都有不是。俗語說得好，不打不成相識，你們二位從此打成相識，各不介懷，改日我在西安坊擺酒請你二人，與你們做個和事，你們以為何如？可肯聽我旁人的勸解麼？」

那金和甫本來是個外強中乾的人，瞞著金建屏在外閒闖，惟恐被金建屏查了出來，巴不得有人替他和事，就滿口答應道：「既是辛修翁的朋友，彼此多是相知，大家不知不罪，只是章秋翁也要釋然才好。」秋谷微微一笑，答道：「金和翁言重了！我拳腳無情，多多得罪，改天當得負荊。」金和甫連稱不敢，面上生紅，回身又與修甫說了幾句「仰仗費心」的話，自覺坐身不住，拱手告辭。秋谷也不相留，任他帶著眾人，狐兔成群一哄而去。

金和甫既走之後，陳文仙方從後房走了出來。雲鬢半偏，花鈿不整，眼含淚暈，頰褪紅潮，含怨含顰的向秋谷道：「謝謝耐，幫仔倪格忙，格格斷命殺千刀，格付架形，賽過是格長毛，人也殺得脫格！倪撥俚嚇得來，主意才嘸撥格哉，勿知拿俚那哼仔格

好。區得耐剛剛跑來，拿俚趕仔出去，勿然是直頭一塌糊塗哉！想起來，總是倪做仔格斷命生意勿好，隨便啥人才好出倪格花頭，換仔倪是好好俚格人家人，俚阿敢碰倪一碰？」說著，牽了秋谷的手，淚流不已。秋谷也不覺淒然，安慰了好一會，文仙方才止住，拭乾眼淚，走到鏡台旁邊，一面招呼相幫擺好檯面，一面重施朱粉，再畫蛾眉，收拾去滿面啼妝，平添出一團春色。換好了衣服，移步上來斟了一巡酒。

這一席酒，因是秋谷把金和甫趕走，大家□分高興，連房間裡娘姨大姐也□分巴結，竭力招呼。文仙坐在秋谷身後，雖然不講什麼說話，他兩人默默相對，眉目之間覺得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情況流露出來。秋谷忽回頭，見春樹叫的金小寶剛剛走進，便問他張書玉的事情，可曾到院中去過，小寶道：「俚耐來是的來歇，不過倪聽見說俚要勒浪張園裡向等著仔倪，要坍塌倪格台，倪也勿見得怕仔俚勒勿到張園去，隨便俚去那哼末哉！」春樹笑道：「張書玉要同你吵鬧，你只要請章二少保鏢，還你無事。」小寶認他取笑，回道：「倪勒浪講正經閒話，耐俚要來瞎三話四哉。」

春樹笑著，把方才的事一一同他說了，又道：「他有了這樣本事，你請他替你保鏢，還怕什麼張書玉麼？」小寶聽了，似信不信的看著秋谷，笑道：「倒看耐勿出，阿是真格介？」文仙又代說了一遍，小寶方才相信。那席上的信人聽了，大家凝視秋谷，眼波脈脈，俱有欣慕之情。正是：

銀燈依約，香迷六曲之屏；寶篆溫存，春滿九華之帳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下回交代。